


祝老夫子

祝秀俠著



上海現代書局印行





祝老夫子

祝秀俠著

上海

現代書局

1929

目 錄

祝老夫子.....	1
小小事情.....	31
死在異鄉的人.....	49
馮家老二.....	81
恨 惘.....	91
早 上.....	109
莘田老李.....	125
栗 子.....	141

祝老夫子

“阿阿！祝老夫子，久違久違！”

“哦……小玉兄，久違久違！”

“一向可好！竟想不到你會到這裏，幸虧昨夜陳局長提及，就趕忙過來拜候。”

“豈敢豈敢！坐坐！”祝老夫子忙站起伸一伸手。“本來我也想先到府上的，沒有辦法！公事忙得不開交……”

沉寂的辦公室，就這樣忽而熱鬧起來了。王小

玉捏着拳頭打拱的手還未放鬆。祝老夫子一面招呼，一面把披閱着的公牘，仍然拿同一堆彷彿小山模樣高的文卷上面。

“我們一別大約有五年，老夫子究竟發福了！發財人原自不同。”王小玉輕身坐下眯起細眼說。

“唉唉！發財是說不上的，不過像我們幕友中人，東奔奔，西跑跑，總算勉強糊得住口。”

“這又是謙話了！你老先生交遊滿天下，還愁吃飯嗎……哈哈，你記得嗎？我們在申江分別那晚，小紅還擦着眼睛整哭得淚人兒似的呢！哈哈！誰想這裏又相逢，聚散莫非前緣。”小玉挾着一臉笑容，仰起下巴如一隻小鴨屁股。

“我原不打算來的！但沒有辦法……”老夫子腦袋閃電般想起一個腰肢嫵娜的女人。

“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你光臨敝邑，李縣長一定是相好了！”

“可不是嗎？縣長——李老四就是自小掏泥沙大的朋友！起初我滿不在乎來，但捱不起他三番四

次相請，想想不幫忙老友是說不去的，只得答應了。這叫做人情難過，奈何不得！……其實呢好幕友也很不容易請。”老夫子雍容的說。

“自然咧！不是瞎恭維，像老夫子這樣品學俱優而又在外面見過大場面的，真是席上之珍，雞林之鶴！”小玉的小鴨屁股更覺高起來了。

“過獎過獎！”祝老夫子雖然不失乎謙遜，但面部是格外弛張，兩撇仁丹式的鬚子顯然起勁。

於是一枝七寸高灣腰的燒青銀水煙筒便恭敬地遞到小玉紫色的嘴邊“噉噉”地着火了。

“好好！不要客氣。”

小玉接過煙筒之後，把黃焦焦的熟煙，按上斗上的金錢眼，一陣咕嚕咕嚕，濃煙立刻在嘴邊，鼻孔滾出。彼此都有些模糊了！滿室是薄霧一般的透明與鑽人鼻孔的辣味。

“得”一聲響，——是吹過煙灰放下銀斗的清脆聲音，點綴這刹那的寂寞。

“老夫子可是大前天到的？同縣長一起還是自

家一個？”小玉繼續說話。

“和老四一起來的，是大前天早上。”

“敝邑地方窮得可憐，有錢的人家并不多，就算開蒲那邊好一點，老夫子以前未有到過這裏來吧？”

“唔……沒有到過。算來我各縣走過不少，盛處却是頭一遭，倒要領略一下風味……地方情形小玉兄就得指教指教。”

“那裏話！祝老夫子要用不才處，派人到團局一喊我即到。我是……”

“哦！老兄是在團局辦事！我真糊塗！那再好沒有了，恭喜恭喜！”

“嘎”……“咕嚕咕嚕”小玉搖着肥滿而發亮的光頭，把唇邊的水煙筒立刻抽出，說“團局事情真麻煩，你老夫子是辦過事的，團務的忙碌也可想而知了！自從去年各鄉董硬把我由頭至腳抬起來做這個副局長之後，竟脫不了身……不過勉強用點力也值得的，地方總算是自己桑梓，須得出來維持

一下。”……“咕嚕咕嚕”……“得”一聲響，又一口濃烟。

“這是實無旁貸。現在農團猖獗得很，要不是有一個老成人在團局支持，地方早弄得一場糊塗了！”

“就是咧！各區的農團總是愛搗亂的，一天到晚都要極力去消滅他的勢力，阻止他的胡行，哼！他們簡直是土匪，是梁山泊的強盜，我在這裏就主張殺，把他們殺盡，天下就太平了！他們個個是公妻奪產的××黨！”小玉說得頭筋漲起如一條蚯蚓。

“那些××黨可謂荒乎其唐，沒有錢便吃苦些罷了，反要分派人家的田，自盤古開闢天地以後有這個道理？至於公妻，那就天下的女人都變成婊子了！舉例說，譬方小紅一樣，你和她有過路，我也和她有過路，哈哈！那不是一個婊子世界？”祝老夫子將他向來反對××的偉論也擇一段精彩處講出來。

忽而他想起一件事了，他隨即輕聲地問

“喂，老兄，這你一定曉得的，聽說這裏麥隴區也還過得去，到底情形怎樣？”老夫子緊張地放開閃光的眼，釘住小玉面孔。

“麥隴？也來得，但無論如何夠不上澤陂。”小玉忽把身子仰前一點，低聲說下去“哼！少說些，每月怕不有二千塊錢，今年梁缺嘴做不上半年，就有整個草字頭快活盤起膝頭過日子！哪！我還告訴你罷，彼此多年的老友，知無不言，實不瞞你說，向來這是一筆好路頭的橫財！……今天我來，也多少是和你商量這筆事……縣長……”小玉身子更其前仰了！鼻頭正對老夫子聳起的顴骨，嘴唇在他耳朵上廝磨，別人也許以為老夫子是一個聾子。音聲是更低微差不多光見兩片嘴唇顫動，但老夫子聽得很明白，也就肅然，不住點首。

“你曉得，這一筆款子并不算少，縣長一千五，你呢？看哪！”小玉張開一個手掌。

又是一陣聲音低微，兩片嘴唇顫動，老夫子也

就更其肅然不住點首。

小玉聲音逐漸大了。“斷不會吃虧你的！拜託你罷，縣長什麼事都相信你，只消把從前的慣例一說，那不是這裏……肥漲！”

祝老夫子瞧着他按按衣袋，很高興的答道錢多少沒有問題，老友自然彼此照顧……老四只要我說好，他是不敢從齒縫擠出半個不字來的！”

“那好極了！費心栽培。”

一拱手。那枝握得熱烘烘地的水煙筒立刻由小玉的手交還老夫子。

似乎不曾見祝老夫子把水煙筒銜嘴的地方用手拭過，一到手便望唇上兩撇濃黑底下送，一樣的黃焦焦煙葉按上銀斗；一樣的咕嚕咕嚕作響，但更弄得“烏煙瘴氣”了！這是祝老夫子的辦公室。

不久，小玉微微笑站起來。大約要走了。他拍一拍那件灰色薄絨長棉袍的剛才吃煙的紙煤條灰，說。

“有暇嗎？今晚很可以到外面消遣。”

“嘅是沒有的，但也不妨抽點空。”

“那末，今晚專誠請老夫子到紅樓酒家去。”

祝老夫子瞧着他抱起拳頭，眯起細眼，知道他要告辭了，但心裏很躊躇，對這位伸出一個手掌的有恩於我的朋友，似乎表面上還未能盡一點禮，略想一回，畢竟老夫子是雄才偉略的人，於是略施小技，在小玉舉步要走的時候，伸手去打叫聽差的鐘。……“堂堂皇皇。”

一面又揸他轉來急切地說：“不不！坐一下子罷！我立刻喊人買點心，你怎能不吃點心走呢！”

“不要客氣了！我才吃過兩碗羊肉麵，肚子飽得很！”

“不不！我就叫他們買去，你怎能不吃點心走呢！”

“真的別客氣！今晚早些來是緊要的，我敬三杯酒爲老夫子洗塵。”

“不不！”“堂堂皇皇”……“阿仁來呀！”

“到”阿仁垂手站在桌旁，他并不是不聽見叫

鐘響，因為他知道老夫子一向在客人要走的時候，叫他一次，東西是買不成的，照舊掏出幾隻角子又放進大荷包裏，所以喊了三次之後他才進來。

祝老夫子一面伸手摸大荷包，一面回頭嚷：“你你……到快心亭買全蛋拌醬麵，要全蛋！加些紅葡萄……”

“怕沒有紅葡萄呢。”阿仁答着。他前天買過一碗的確沒有紅葡萄的。

“哼！小龜子！買去，那裏會沒有！…唔…”他一面還在掏，恐怕銀子太大了，整半天掏不出來。

“謝謝你，算了罷！”

“不不！哼！東西也沒有吃，紅葡萄沒有嗎？哼！小龜子！”

祝老夫子正在和荷包糾纏，小玉已經亭亭地走出門口了。一拱手，“請了！再見。”

“你你，真不賞臉！東西！不吃點，哼！小龜子！”老夫子瞧着門口說。

阿仁怔怔的光着眼看他們爭執，老夫子手裏

不掏荷包了！就用掏荷包的手揮阿仁出去。阿仁已經明瞭不過是又那麼一回事。

祝老夫子安定地仍舊坐回椅上，想。

“五百塊錢！”他身子忽而抖了幾抖，腦門上竟鏗鏘地被叩幾下！眼前一片雪光。

似乎覺得像這樣做事頗有趣味！於是提起筆，取回那像小山模樣的文卷上面的文牘，再動手看看。不行得很！眼前的黑字都變成雪亮了！頭腦也昏沉起來。但祝老夫子立刻明白，這是今早未到十二時起身之原故。

“喂！腦袋呀！振作些，五百塊錢呢！”他用手向腦袋教訓一下。繼續勉強執起筆，一動一動的在案卷上面寫。

不上兩行，又使他陡然驚愕起來了，他口呆目瞪地思想着。

“怎麼！這不是弄錯了嗎！……而且吃虧得利害！”

“一百七十六，再一個一百七十六，那當然是

三百五十二，如何會弄出三百一十二來！哼哼！簡直是個大吃虧，要不得！我這沒用的東西連這樣小小的事也糊塗了！我這狗。”

“唉！平白地就少收五十和，二五得一十，莊家作雙，好好掉了二十塊，媽的，真教人痛心！”

“他們這些都是鬼，我短了數，難道他們不知道嗎！都會欺騙我，嗚呼人心不古！三代以下真沒有好人！怪不得那團團黑臉趕快扔我的牌。忘八子！”

悔恨佔據祝老夫子整個腦部，切身的二十塊袁頭要緊，面前不關痛癢的什麼撈什子公債，自然不足輕重。於是他把筆一拋，等候那二十塊袁頭的遺恨湮沒後再核辦。

接着鈴聲忽而響了。祝老夫子的肚皮也忽起了感覺，他不必再掏出小袋裏的黃銅大錶看，知道這是晚餐五句鐘的鐘聲了。就像阿仁聽到堂皇的叫八鐘一樣，趕忙躡出去，再不敢遲慢。

一陣筷子響着碟上的聲音之後，祝老夫子算

是用完膳了，他吃飯自己覺得并不多，因為沒有其他點心吃的原故，祇四碗。

回房間洗過臉後，阿仁又掩進來。將狹而長的雪白名片，拈在手上，鼓動激短而顫振的聲音說。“科長！他要見咧。”

“什麼？”祝老夫子傾着身，首先看看名片的右角上一粒粒如耗子糞的黑東西，他向來寫名片的方法是這樣的。這兩張名片都黑壓壓堆着兩行小黑點，他更不待慢。

瞪一眼。阿仁似乎見他下頷動一下，於是翻身出去。

“請”這一聲尾音頗長，阿仁把剛才兩張名片舉得高高，一步一步，引進兩個人來，一個身材稍胖，一個長瘦子，臉上有紅痣。

“阿阿！兩位就是縣黨部委員，和××日報記者……？”祝老夫子先自問了，肩膊聳起如鷲鷲。

“在下便是。”兩人臀部向後稍一翹。

照例又是阿仁倒茶。

三人唧唧嘖嘖起來了。祝老夫子腦殼搖了一會，又沉吟一會。終於點首，說。

“這大致沒有問題……事關輿論機關！責任都在我身上！”

兩人胸部似乎一舒。

“而……李老四，縣長！又是掏泥大的朋友，……起初我滿不在乎來……”祝老夫子慷乎其慨的又說了。

“那好極了。全仗老夫子維持，費神費神。”

“算什麼，小小事情。仍仗兩位鼓吹……主持真正黨義！”

於是身子稍胖的和長瘦子高高興興告辭，祝老夫子要親身送到廳前，兩人執意不肯，拚命地爭生爭死，總算勉強在房門外道了別。

天色漸漸黑暗了，已是黃昏時光。辦公室電燈猛然一亮，祝老夫子一望，立刻想及了。

便忙着掏出一面菱花小鏡，用小牛角梳一梳鬚，另換起一套潔淨衣服，黑緞薄底鞋，那雙五個

腳趾頭活現的黑布襪自然換掉了。祝老夫子的確忙，會客，吃飯，梳鬚子，穿衣服，你看他沒有片刻休息。做老夫子的就是這樣不容易做。而祝老夫子覺得這是“應酬”又是消遣，見過場面的都知道“吃酒席”是奈何不得的事。

在祝老夫子還在弄幾根稀疏頭之前，果然小玉差人送到一個小小紅酒柬。

“卽晚花席設紅樓酒家，敬候台光。”

祝老夫子看完。便大脚步踏出去。

這晚上，祝老夫子變成小旦了！回來時就像戲台上貴妃醉酒般的扭扭擰擰。已經二點多鐘了。滿臉通紅，像關帝爺爺似的，嘴裏七哼八哼，唱“不由人……淚珠雙流”……當阿仁倒臉水給他揩臉時，竟斜起眼睛，扭着阿仁的臂膊微微笑喊小桂花，引得阿仁撇嘴發笑。後來竟在阿仁的臉上硬要親一個啣嘴！

糊鬧了一晚，到第二天，祝老夫子深着眼眶提起筆寫委任狀。